

X 新译世界文豪代表作文库

# LES MISERABLES

## 悲惨世界

(中)



[法] 雨 果 著  
金 向 译

长春出版社

新译世界文豪代表作文库

# 悲惨世界

(中)

[法]雨 果 著  
金 向 译

长 春 出 版 社

新译世界文豪代表作文库

# 悲 惨 世 界

(下)

[法]雨 果 著  
译



长 春 出 版 社



393511

(吉)新登字 10 号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金 向 译

---

责任编辑:杜 菲

封面设计:王国擎

---

长 春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 春 市 第 七 印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46.125 插页:4  
字数:1 276 000

1995 年 8 月 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80604—352—7/I·69 (上中下) 定价:(精) 58.80 元  
(平) 48.80 元

# 第 六 卷

## 小比克布斯

半个世纪之前，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的大车门和别处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它与众不同的是，这道门总是半虚半掩，从门外看里面的情景，可以隐隐约约地发现两种挺让人感到凄凉的东西：一个周围墙上布满葡萄藤的院子和一个无事徘徊的门房的面孔。院底的墙头上可以见到几棵大树。当门房饮过一杯红葡萄酒之后，看着阳光洒满整个院子，会露出一丝笑容。从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门前经过的人很难对它不产生欢畅的感觉，可是我们望见的是一个悲惨的地方。

门口在微笑，屋里却在祈祷和哭泣。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门房那一关（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古老的阿拉伯传说中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芝麻，开门。”假使我们在过了门房那一关后，向右走进一间有一道夹在两堵墙中、每次只能容一人上下的窄楼梯的小厅，假使我们不害怕墙上鹅黄色的灰浆和楼梯、以及楼梯两侧墙角上的可可颜色，假使我们壮着胆子往上走，走过楼梯中段的第一宽级，继而又走过第二宽级，我们便到了第一层楼的过道里，过道的墙上也刷了黄灰浆，墙根也作可可色，仿佛楼梯两侧的颜色也悄悄地、顽强地跟着我们上了楼似的。阳光从两扇工巧的窗子照进楼梯和过道，过道转了个弯便阴暗了。假使我们也拐弯，向前再走几步，便到了一扇门前，这门并没有关上，因而显得格外神秘。我们推门进去，便看见一间小屋子。这是一间大约六尺见方的屋子，墙上裱着十五个苏一卷的小绿花南京纸，方块地板，显得很干净，也很冷清。当光线照射在窗户上时，我们发现窗子和房间一样宽。这里既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家具，仿佛没有住过人似的。

如果继续看，便会看见墙上有一个一尺左右的方洞，它正对着屋门，洞口装有黑铁条，多截而牢固，交叉成方孔，我几乎要说交织成密网，孔的对角线，还不到一寸半。壁纸上朵朵整齐的小花安静地排在那儿，与阴森的铁条形成强烈的对比。假如一个身体瘦弱的人想试图钻出去，就一定会被拦住。看来，这里只能眼睛通过，身体却是无法通过。似乎已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在那墙上稍后一点地方还嵌了一块白铁皮，白铁皮上有无

数的小孔。在那铁皮的下方，开了一个口，同信箱的口大小一样。有条棉纱带子，一头垂在那有遮护的洞口右边，一头系在铃上。

假如有人拉那根带子，铃铛便会发出丁当的响声。接着会有一个人突然发出声音，好像声音距离你并不远，但会让你毛骨悚然。

“谁？”那声音问道。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柔和得叫人感到很悲切。

到了这里，又有一句切口是非知道不可的。假使你不知道，那边说话的声音便沉寂下去了，四面的墙壁又变得静悄悄的了，仿佛隔墙便是阴暗可怕的坟墓。

假如你听懂了她的话的意思，那就可以从右边进去。

我们向右边看去，便会看见在窗子对面，有一扇上端嵌了一个玻璃框的灰漆玻璃门。我们拉开门闩，穿过门洞，其情形恰恰与戏院池座周围的那种装了铁栅栏的包厢一样，只是铁栅栏还没有放下。事实上这里的确是包厢，一丝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室内既狭窄又阴暗，有两张旧椅子和散了茬的草垫子。这里也有栅栏，不过不是歌剧院那种金漆栅栏，而是一些铁条参差不齐地嵌在墙里。

几分钟过后，当视力开始适应那种半明半暗的地窖，我们便会朝栅栏的里面望去，但是视线只能达到离栅栏六寸远的地方。望到那里我们的视线又会遇到一排黑板窗，板窗上钉了几条和果子面包一样黄的横木，使它牢固。那些板窗是由几条可以开合的长而薄的木板拼成的，一排板窗遮住了那整个铁栅栏的宽度，总是紧闭着的。

过一会儿，你会听见有人在板窗的后面叫你并且说：“我在这儿呢，是您在找我吗？”

那是一个亲人的声音，有时是爱人的声音。你不仅看不到人，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仿佛是隔着墓壁在和幽灵谈话。

如果你符合某种必要的条件（这是很少有的事），板窗上的一条窄木板便会在你的面前转开，那幽灵也就有了形象。你会在铁栅栏所允许的限度内望见在铁栅栏和板窗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头，但你只能看见嘴和下巴颏儿，其余的部分全遮在黑纱里。她跟你说话，但既不看你，也不朝你笑。

光从你的后面照来，使你看见她是在光明里，而她看见你是在黑暗

里。那样的布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这时你会透过木板缝向里面张望，朦胧中你会感觉到那是个黑衣人，你极力想看清她，极力辨认她周围的东西，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你的眼里只有空濛、黑暗和寒烟。你感到骇人的宁静在你周围，连叹息声都没有，连鬼影也瞧不见一个。

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修道院的内部。

这阴森肃静的地方便是永敬会伯尔纳女修道院。我们正在会客室当中，跟你对话的人是个修女，负责传达。她坐在离你挺远的地方，中间隔着铁网和千孔板。平常她既不动，也不吭声。

因为那会客室在通向尘世的这面有扇窗子，所以厢房很暗，而在通向修院的那面却没有窗子。俗眼绝不该窥探圣洁的地方。

然而黑暗之中仍有光明，死亡的背后仍孕育着生命。尽管修院戒备森严，但我们的好奇心仍驱使我们想看个究竟，同时我们还要在适当的范围内谈些讲故事的人所从来不曾见过，因而也从来不曾谈到过的事。

## 2

1824年以前，比克布斯小街的修道院便已存在了，它是属于玛尔丹·维尔加支系的伯尔纳修会的修女们的修院。

然而这些修女们与伯尔纳修会的修士却不一样，她们不属于明谷<sup>①</sup>，而属于西多，不是圣伯尔纳的门徒，而是圣伯努瓦的门徒。这和本笃会的修士是一样的。

凡是翻过一些对开本的人都知道玛尔丹·维尔加在1425年创立了一个伯尔纳-笃修会<sup>②</sup>，并以萨拉曼卡（西班牙城市）为总会会址，以阿尔卡拉为分会会址。

在欧洲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都有这个修会的分支。

一个修会移植于另一修会，这在拉丁教会里并不是少见的事。这里涉

① 伯尔纳修会是圣伯尔纳在公元115年创立的。明谷是法国北部奥布省的一个小镇，圣伯尔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著名的修院。

② 本笃会是意大利人本笃，又译本尼狄克，于529年在意大利中部蒙特卡西诺建立的。西多会由法国罗贝尔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故西多会又称“重整本笃会”。1114年伯尔纳率领三十人加入后迅速发展起来，故后之建会者将伯尔纳及本笃之名连称在一起。

及到圣伯努瓦的一系,我们就只谈谈这一系的情形,除了玛尔丹·维尔加一支不算外,和它同一系统的还有四个修会团体,分别在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和圣查斯丁·德·帕多瓦和法国的克吕尼和圣摩尔;此外还有九个修会也和它同一系统,瓦隆白洛查修会,格拉蒙修会,则肋斯定修会,卡玛尔多尔修会,查尔特勒修会,卑微者修会,橄榄山派修会,西尔维斯特修会和西多修会;因为西多修会本身虽是好几个修会的发源地,对圣伯努瓦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分支。西多修会在圣罗贝尔时代就已经存在了。1098年朗格勒主教区摩莱斯姆修院的主持是罗贝尔。而魔鬼是在529年从阿波罗庙旧址被逐的,当时他已隐退到苏比阿柯沙漠,他当初是通过圣伯努瓦才住到阿波罗庙里去的,当时圣伯努瓦才十七岁。

除了圣衣会修女们的教规以外,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教规算是比较严的了。修女们从不坐,光着脚走路,颈上围着一根柳条,全身黑色,头兜紧紧裹住下颏,据说这是圣伯努瓦的特别规定。她们身上罩着宽大的哗叽袍,宽大的毛质面罩,一条刚露出眼睛的扎额巾。就像学生一身白一样,她们是一身黑。已经发愿的修女们另外还有一串念珠,挂在旁边。

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和那些所谓圣事嬷嬷的本笃会修女们一样,都修永敬仪规,本笃会的修女们,本世纪初,在巴黎有两处修院,一处在大庙,一处在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可是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不仅与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和大庙出家的圣事嬷嬷们不属于同一个修会,而且教规和服饰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戴黑头兜,圣热纳维埃夫新街的本笃会的圣事嬷嬷们却戴白头兜,胸前还挂一个三寸来高银质镀金或铜质镀金的圣体。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从来不挂那种圣体。虽然小比克布斯的修院和大庙的修院在永敬仪规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决不能因此把它们混为一谈。关于这一仪式,圣事嬷嬷们和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会的修女们之间,只是貌似而已,正如菲利浦·德·内里在佛罗伦萨设立的意大利经堂和皮埃尔·德·贝鲁尔在巴黎设立的法兰西经堂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还互相仇视的修会,两个修会之间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在有关耶稣基督的童年、生活和死以及有关圣母神奇经历的研究和颂扬。巴黎经堂自居于领先地位,因为菲利浦·德·内里只是个圣者,而贝鲁尔却是个

红衣主教。

让我们了解一下玛尔丹·维尔加典型的西班牙型教规。

这一支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整年素食，在封斋节和她们特定的其他许多节日里还得绝食，晚上睡一会儿便得起床，从早晨一点开始念日课经，唱早祈祷，直到三点；一年四季都睡在哗叽单里和麦秸上，从不取暖，从不洗澡，每逢星期五还要自我检讨，是否违背严肃的教规。只有在休息时才能谈话，然而这时候并不多。从9月14日举荣圣架节到复活节，每年得穿六个月棕色粗呢衬衫。这六个月并且是一种通融办法，按照规定是整年，可是那种棕色粗呢衬衫在炎热的夏季里是受不了的，经常引起热病和神经性痉挛症，因而必须限制使用期。即使有了这种照顾，修女们在9月14日穿上那种衬衫，也得捂上三四天。服从，清苦，寡欲，稳定在寺院里，这是她们发的愿，教规却把她们的的心愿歪曲成沉重的担子。

院长的任期是三年，由嬷嬷们选举，参加选举的嬷嬷叫做“参议嬷嬷”，因为她们在宗教事务会议里有发言权，院长只能连任两届，因此一个院长的任期最长也只能九年。

她们总是回避神甫，即使见面，中间也挂着七尺高的帘子；每当宣道士讲经时，她们总是用面罩把脸遮住。无论什么时候，她们都低着头，悄声说话。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本教区的大主教。

另外确也还有一个男人，就是园丁，这个园丁必定是上了年纪的人，独自一人住在园子里。为了达到回避的目的，他的膝头拴了一个铃铛。

她们对院长是绝对服从的。这是教规所要求的那种百依百顺的牺牲精神。有如亲承基督之命，察言观色，会意立行，敏捷，愉快，坚忍，绝对服从，有如工人手中的锉，没有明确的许可，便不能读也不能写任何东西。

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得轮流举行她们的所谓“赎罪礼”。赎罪礼的目的在于赎免世人的过失、错误、纷扰、强暴、不义，甚至犯罪。举行“赎罪礼”的修女得从傍晚四点到早晨四点，或是从早晨四点到傍晚四点连续十二个小时跪在圣体前面的一块石板上，合掌，颈上有根绳子，累到支持不住时，便全身伏在地上，面朝地，两臂伸出，成十字形，这是唯一的休息方法。在这样的一种姿势里，修女替天下所有的罪人祈祷，简直伟大到了卓绝的程度。

此仪式是在一根木柱前举行的，柱子顶上点一支白蜡烛，因此她们随

意将它称为“行赎罪礼”或“跪柱子”。修女们更乐于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它含有受辱和受罪的内容，很适用修女们的自卑心理。

“行赎罪礼”得全神贯注。柱子跟前的修女，即使知道雷火落在她背后，也不能转过头去望一下。

此外，圣体前总得有个修女跪着。每班跪一小时，她们像兵士站岗一样，轮流换班。这就是所谓永敬。

每个人包括院长都要取一个特别意义的名字。这些名字不是来自义于圣者和殉道者的身世，而是取自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些事迹，例如，降生嬷嬷、始孕嬷嬷、奉献嬷嬷、苦难嬷嬷。但并不禁止沿用圣者的名字。

修女们从不刷牙，所以与她们见面时，只要她们一张嘴，就会发现她们的牙齿是黄的。刷牙，在各级断送灵魂的罪过里是属于最高级的。

她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私有，因此从不说这东西属于“我”，所以并不牵挂任何东西。一切东西对她们来说都是公有的，不仅面罩、念珠如此，甚至内衣也是一样。有时她们也会爱上一些小物件，一本日课经、一件遗物、一个祝福过的纪念章。她们一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件东西有点恋恋不舍时，就得拿它送给旁人。她们时常回忆圣泰蕾丝的这段话：有个贵妇人在加入圣泰蕾丝修会时对她说：“我的嬷嬷，请允许我派人去把一本圣经找来，我很舍不得它。”

“啊，如果你还在牵挂俗物的话，那就请你离开这儿吧！”

任何人都不准独居一室，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小天地。如果说她们是被关在牢里，那么她们就是开着牢门过日子。她们在彼此接触时，一个说：“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另一个便回答说：“永远如此。”在敲别人的房门时，这一礼节同样适用。门还没有怎么敲响，屋子里柔和的声音便已急急忙忙说出了“永远如此！”这和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习惯成自然，很有些机械的意味，有时候，这一个的“永远如此”早已脱口而出，而对方还没来得及说完那句相当冗长的“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

“赞美马利亚”是访问会修女走进别人的房间所说的话，“仪态万方”是迎接客人的语言。这是她们互相道好的方式，也确实是仪态万方。

每到一个钟点，这修院的礼堂上的钟都要多敲三下。听到这信号以

后，院长、参议嬷嬷、发愿修女、服务修女、初学生<sup>①</sup>、备修生<sup>②</sup> 全都将所思所想放置一边，并且大家一齐……如果是五点钟，便齐声说：“在五点钟和每点钟，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如果是六点钟，便说：“在六点钟和每点钟……”其他时间，都随着钟点以此类推。

这种习惯是使修女们抛弃杂念，一心听从上帝的召唤，许多教会都有这种习惯，不过公式各自不同而已。例如，在圣子耶稣修会里便这样说：“在这个钟点和每个钟点，愿天主的宠爱振奋我的心！”

五十年前，在小比克布斯隐修的玛尔丹·维尔加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在唱日课经时，都用一种低沉的音调唱着圣歌，地道的平咏颂，这种饱满的激情从日课开始一直持续到课终。但每当遇到弥撒经本上印有星号的位置，便停止歌唱，只低声念着“耶稣——马利亚——约瑟”。在为死人举行祭礼时，她们的音调更加低沉，低到几乎是女声所不能达到的音域，那样能产生一种凄切动人的效果。

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曾在正祭台下建造了一座地窖，想把它用以安放灵柩。这种想法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为此，她们颇为痛心，一直惴惴不安，好像受到了非法的干涉。

安慰对她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从前的伏吉拉尔公墓里，有一块地原是属于她们这修院的，她们获得批准，死后可以在一个特定的钟点葬在这公墓里一个指定的角上。

那些修女们在星期四和在星期日一样，得做大弥撒、晚祈祷和其他一切日课。除此以外，她们还得严格遵守一切小节日，那些小节日外人对此并不了解，从前在法国教会盛行一时，现在只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教会还沿用它。她们无时无刻不守在圣坛上。为了说明她们祈祷的次数和每次祈祷延续的时间，最好是引用她们中某一个所说的一句天真话：“备修生的祈祷吓得坏人，初学生的祈祷更吓坏人，发愿修女的祈祷更更吓坏人。”

她们每星期集合一次，院长主持、参议嬷嬷们出席。修女一个个顺序走去跪在石板上，当着大家的面，诉说自己这一星期里到底有什么过错，声音必须大。参议嬷嬷们听了一个人的交代以后，便交换意见，高声宣布惩罚的办法。

---

① 初学生是已结束备修阶段，但尚未发愿的修女或修士。

② 备修生是请求入院修道的初级修女或修士。

在大声交代的过失外，还有所谓补赎轻微过失的补赎礼。一般在日课时行补赎礼，她们心悦诚服地趴在被称为“我们的嬷嬷”的院长身边，在她的神职祷告席上轻轻敲一下，然后站起来。犯了一个小过失的人，例如打破了一只玻璃杯，撕裂了一只面罩，做日课时稍迟了几分钟，在礼拜堂里唱走了调，等等。诸如此类，都要行补赎礼。行补赎礼是完全自发的，由罪人自己反省，自己处罚。在节日和星期日，有四个唱诗嬷嬷在唱诗台上的四个谱架前随着日课歌唱圣诗。一天，有个唱诗嬷嬷在唱一首圣诗时，那首诗原是以“看呵”开始的，但是她没有唱“看呵”而是大声唱了“多、西、梭”这三个音，由于这一疏忽，她就行了一场和日课同始同终的补赎礼。她的过失非同小可，因为她把所有在场的修女都逗笑了。

修女被请到会客室去时，即使是院长，也得放下面罩，露在外面的只有嘴巴。

一般的修女见面的范围只局限在亲人之间，并且机会也很少。要是来访者想见社交中结识或仰慕已久的修女，非得千求万恳不行。只有院长可以例外，可以自由地与外界接触。如果这是一个女人，有时可以得到允许，那修女便走来和她隔着板窗谈话，除了母女和姊妹相见以外，那板窗是从来不开的。男人来访问当然一概拒绝。

这是圣伯努瓦定出的教规，可是已被玛尔丹·维尔加改得更加严厉了。

与其他修会的修女不同的是，这里的修女个个面色苍白，神情忧郁。1825年到1830年的五年间有三个修女神经错乱。

### 3

备修生的时间至少要两年，有时甚至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二十三岁之前正式发愿，永不还俗是极为罕见的。玛尔丹·维尔加支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绝不容许寡妇参加她们的修会。

外人无法得知她们在自己的斗室里忍受了多少无穷无尽的折磨。

初学生到了发愿的日子，大家替她戴上白蔷薇，润泽并蜷曲她的头发，尽量使她显得齐整一些，接着她伏在地上，大家替她盖上一大幅黑布，唱起悼亡的诗歌，举行度亡的祭礼。同时，所有的修女分列两行，一行打她

跟前绕过，用一种悲伤的声音说“我们的姐姐死了”，另一行却用洪亮的声音回答说“她活在耶稣基督的心中。”

在那个时代，修院还有一个下属的寄读学校，这是为大家闺秀设立的。那些大家闺秀大部分是有钱人，其中有德·圣奥莱尔小姐和德·贝利桑小姐，还有一个姓德·塔尔波的英国姑娘，也是天主教里赫赫有名的大族。年轻的姑娘们长期接受修女们的教育，在仇视世界和世界的仇恨中成长。她们身着蓝衣，头戴白帽，胸前佩带着铜质或镀金的圣灵。有的人曾说：“我见了街上的石头路面也会感到眩晕。”在某些重大的节日里，特别是在圣玛尔泰节，她们可以整天穿上修女的服装，按照圣伯努瓦规定的仪式做日课，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隆恩和无上的幸福。最初，修女们常把自己的黑衣借给她们穿，但是遭到了院长的斥责，认为这种行为有亵圣衣。但是还有通融的办法，那就是初学生例外。因为让她们穿上圣衣，可以让她们品味圣衣的滋味，探索出家道路的秘密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寄读生竟不以此为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快乐，她们只不过是感到好玩而已。“这是新鲜花样，可以改变她们。”我们这些俗人却无法从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中去体会她们何以会那样自得其乐地捏着一根洒圣水的枝条，四个人在一个谱架前面站成一排，毫无间断地一连唱上几个小时。

那些寄读生，除了苦修这点外，还必须严格遵守修院里所有的教规。有个少妇还俗以后结了婚，但多年来一直改变不了在修道院养成的习惯。每当别人叩她的房间时，她还习惯地回答：“永远如此！”寄读生和修女一样，只能在会客室里接见她们的亲人。连她们的母亲也不能拥抱她们。我们可从下面一件事中看出这方面的严重程度。一天，有个年轻的姑娘接待她母亲的访问，她母亲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妹妹。那年轻姑娘，多想拥抱一下自己的妹妹啊！然而这只能是奢望，连起码的透过铁栅栏握一下手都被禁止了。于是她哭了起来，这件事几乎还惹起了一场风波。

#### 4

年轻的姑娘们在这种肃穆的环境中并不是永远宁静的。某些时候，天真无邪的气氛也会荡漾在修道院里。

休息的钟声响了，园门豁然洞开。小鸟们说：“好啊！孩子们快出来

了!”随即涌出一群娃娃,在那片像殓巾一样被一个十字架划分的园地上散开来。无数光艳的面容、白皙的头额、晶莹巧笑的眼睛和种种曙光晓色都在那阴惨的园里缤纷飞舞。在颂歌、钟声、铃声、报丧、日课之后,小女孩们的喧嚣声好似蜂群发出的悦耳之声。其情形宛若欢乐的蜂巢开放了。大家三五成群,彼此召唤,一同游戏。在角落里娇小的皓齿在喃喃私语,而那些面罩则隐在远处在窃听她们的笑声,黑暗窥伺光明,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照样乐,照样笑。那四道死气沉沉的墙也有了它们片刻的欢畅。它们处在蜂群的嬉戏纷扰中,面对那么多的欢笑,也多少受到一些春光的反映。那好像是阵荡涤悲哀的玫瑰雨。年轻的姑娘们在尽情地戏谑,她们并不畏惧修女们吹毛求疵的目光,尽情展示着天真的个性。小的跳,大的舞,尽情游戏,使充满清规戒律的修道院荡漾着盎然生机。没有什么能比所有这些欢腾皎洁的灵魂更为窈窕庄严的了。荷马有知,也当来此与贝洛(17世纪法国诗人,童话作家)同乐。在这凄惨的园子里有青春、健康、人声、叫嚷、稚气、乐趣、幸福,这能使所有的老妈妈喜笑颜开,无论是史诗里的或是童话里的,宫廷中的或是茅舍中的,从赫卡伯<sup>①</sup>直到老大妈。

“孩儿话”总是充满情趣,有时令人捧腹不止,有时令人深思不已,修院里的“孩儿话”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一个五岁的孩子忽然有天说:“妈妈,我的运气多好啊,一个姐姐告诉我,再过九年零十个月,我就可以出去了。”

下面一段难忘的对话也是发生在那里的:

一个参议嬷嬷:“你为什么哭,我的孩子?”

那个六岁的孩子哭着说:“我对阿利克斯说,我读熟了法国史。她说我没有读熟,我读熟了。”

九岁的阿利克斯:“不对。她没有读熟。”

嬷嬷:“怎么会呢,我的孩子?”

阿利克斯:“她要我随便打开书本,把书里的问题提出一个来问她,她说她都能答。”

“后来呢?”

“她回答不出来。”

---

<sup>①</sup> 赫卡伯,特洛伊最后一个国王普里阿摩之妻,赫克托尔之母。

“那么你问她什么问题?”

“我照她的话随便翻开书,把我最先见到的一个问题提出来问她。”

“究竟是什么问题?”

“那问题是:以后的事是怎样的?”

也是在那里,有位太太带着孩子在那里寄读,那小丫头有些嘴馋,有人对她作了这样一种深刻的观察:

“这孩子多乖!她吃面包的那层果酱,也许大人会如此!”

下面这张忏悔词是在那修院里石板地上拾到的,这是一个七岁的犯罪姑娘事先写好的备忘录:

“父啊,我控告自己吝啬。”

“父啊,我控告自己淫乱。”

“父啊,我曾经用眼睛看过男人。”

下面这篇童话是一张六岁的粉红嘴在那园里草地上临时编出来给四五岁的蓝眼睛听的:

“从前有三只小公鸡,它们有一块地,那里有许多花。它们把采到的花放在口袋里,把采到的叶子放在玩具里。在那地方有只狼,也有许多树林,狼在树林里,吃了那些小公鸡。”

还有这样一首诗:

来了一棍。

那是波里希内儿<sup>①</sup>给猫的棍。

对猫来说只有痛苦,而没有别的。

于是有位太太就把波里希内儿监禁。

修院发了善心收留了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女,她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天真恼人的话。她听到别人在谈她们的母亲,她便在自己的角落里悄悄地说:

“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不在旁边!”

那里有个名字叫阿加特嬷嬷的肥胖女佣人,经常带着一大串钥匙,匆匆忙忙地在那过道里跑来跑去。十岁以上的大姑娘都称她为阿加多克

---

<sup>①</sup> 波里希内儿,法国木偶剧中的小丑,鸡胸龟背,大长鼻子,声音尖哑,爱吵闹。

莱<sup>①</sup>。

食堂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阳光从和花园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圆拱回廊那里照进去，厅里黑暗潮湿，按照孩子们的说法，到处都是虫子，于是寄读生把四个角落的每一角都赋予形象化的专有名词。有蜘蛛角、毛虫角、草鞋虫角和蚰蚰角。蚰蚰角靠着厨房，是很受重视的。那里比别处温暖些。食堂里的这些名称继而又转用到寄读学校，用来区分四个区，从前的马萨林<sup>②</sup>学院采取的是同一种管理方式。她们吃饭时所坐的位置是固定的，属于某一区的。一天，大主教来巡视，正穿过课室，看见一个金发朱唇的美丽小姑娘走进来，便问他身边的另一个桃腮褐发的漂亮姑娘：

“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大人，这是蜘蛛。”

“哟！那一个呢？”

“是个蚰蚰。”

“那边的呢？”

“是条毛虫。”

“真是奇怪，那么你自己呢？”

“大人，我是个草鞋虫。”

凡是这类性质的团体都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在本世纪初，艾古安以其环境的阴郁和庄严有致的教育而闻名。在艾古安参加圣体游行的行列里，有所谓童贞女和献花女。也还有幔亭队和香炉队，前者牵幔亭的挽带，后者持炉熏圣体。鲜花当然由献花女捧着。四个“童贞女”走在前面。在那隆重节日的早晨，寝室里会常常出现这样的问话：

“谁是童贞女？”

“你是童贞女，我不是童贞女。”这是一个七岁的女孩子对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所说的话。因为十六岁的姑娘站在游行行列前排，而七岁的女孩则在最后。这是康邦夫人讲的故事。

<sup>①</sup> 阿加多克莱是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锡腊库扎城的暴君，读音又和阿加特相同。

<sup>②</sup> 马萨林，红衣主教，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首相。他创立了一个马萨林学院，招收新占领地区的学生并将学院按照新占领地区分为四区。